

新是最亮丽的年景

王 溱

过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大节,从远古直到今天,一年又一年,循环往复,周而复始。犹如川流不息的黄河之水,延绵不断地流淌在华夏儿女的心头。

人们喜欢过年,盼望过年,眷恋过年,因为过年总是充满神圣和欢乐,给人们带来一片清新、希望和美好。

过年是辞旧迎新的象征。关于“年”的传说很多,但说来说去都离不开一个“新”字。无论是想象中的那个被称为“年”的残暴动物,还是古人祭神祭祖活动,抑或熬夜守岁,贴春联,贴门神,无不贯穿着人们期盼丰收、渴望美好生活的愿望。“年”一来,树木凋敝,百草不生,“年”一过,万物生长,鲜花遍地。守岁更是“寒辞去冬雪,暖带入春风。共欢新故岁,迎送一宵中”。至于把祝福期盼的话语贴在门上,一来是为了倾诉人们心中的愿望,二来是为了便于迎面相望,图个吉利。“新年纳余庆,佳节号长春”。这样的佳句,哪个看了不美在心里头?

一年之计在于春。年是旧时光的终结,新生活的序幕。古人为什么把过年还称为“新年”“新岁”?一个“新”字,昭示着满满一年的春光,五谷丰登,幸福安康。

过年是新面貌新景象的展示。迎年有许多习俗,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对家里进行大扫除。现在物质条件好了,卫生意识强了,许多人平时就一尘不染。尽管如此,年临近之前,还

在我的记忆里,过年,总有一种让我口舌生津的馨香味道。那来自我的童年,与我的外婆有关。

母亲生,外婆养。父亲在昆明当兵,母亲在广州教书,顾不上我。但外婆不嫌弃。她把这块被丢在乡下的泥当成宝,又浇水,又喂肥。渐渐的,丑泥也有春天眷顾,草色青青,野花烂漫,像别的孩子一样无忧无虑。

小时候的年,是一段贴着对联、年画和窗花的乡村记忆。红彤彤的,笼罩着一团喜气。因为一反常态,而显得不安分。我的心像飘浮的纸鸢似的,晃悠悠荡在空中,直到吃了元宵节的汤圆,才肯落地。好在,有外婆站在地上,稳稳地接住。

我今生遇见外婆时,她已五十多岁。她的优雅,在村里无人能及。阳光似乎格外礼遇她,她的面皮白净,晒不黑。说话温和,避开粗口,这得益于她的家教。这位当年镇上有名的“三富堂”掌柜家的四小姐,即便下嫁到庄户人家,即便与粗粝的生活斗争这么多年,依然不落风。

喝过腊八粥,被红豆、花生、黄豆、大枣、糯米、绿豆、板栗、冰糖等稀罕食物的能量合力架起,我的身心就有了升腾的底气,上蹿下跳,生机勃勃。我人小,但不傻。我眨巴着眼睛,小狗一样摇晃着尾巴尾随在外婆的身后,东走西走。还懂得适时露出,以便第一时间享受外婆制作和买来的美食美物,既饱口福,又饱眼福。我早就发现一个秘密,外婆平日里会把最好的东西,吃的用的穿的,暗藏起来,留到腊月打开,摩挲,配备过年。我为自己的洞悉,暗自得意,并秘而不宣。

外婆忙年,从腊八开始,响亮地奏起了序曲。营生成倍增长,不止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里转悠了,身边总有干不完的活计:清扫卫生,拆洗缝补,剪窗花剪福,糊顶棚糊窗;逢五遇十,备好

年有时候也是“黏”,把原有的离散、久别都不自觉地黏合在一起。腊月的风一吹,腊味挂满窗前,年,便开始发力了。

电视新闻里,铺天盖地的“回家过年”大军,高铁、绿皮车、汽车、摩托车……思乡啊。回家吧。再也没有任何一种“流”如此温暖,再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如此宏大悠远。

乡愁,在年前的寒冷慌乱中给人力量。大雪压境的时候,心里装着一顿年夜饭,眼前的寒潮被一驱而散;断崖式降温到来的时候,脑海浮现父母的笑脸,内心的寒潮被涣然冰释;各种买票难纷至沓来的时刻,想起孩子期盼的眼神,再大的困难也能迎刃而解。

家是乡愁的物质载体,年是乡愁的精神载体。想起多年前的祖父,那时候年逾花甲的他只身一人还在四川跑药材生意,在那个没有手机的时代,他只拍了一封电报说回来,一家人从腊月二十八开始等,一直等到除夕夜,新年钟

是要再清理一番。哪怕是象征性的,也要有所表示。何故?按民间的说法,“尘”是“陈”的谐音,扫尘意味着“除陈布新”,要把一切“疾病”“背运”“晦气”统统扫出门。“茅舍春回事事欢,屋尘收拾扫除残”。古人俗称大扫除为“打尘埃”。好一个“打”字,“打”过之后,迎来的必定是窗明几净、焕然一新的“新环境”“新生活”。

于是,年三十晚上盖着留有肥皂味的干净被子,大年初一清晨对着贴了窗花、结了冰霜的窗子吹一口热气,露出的是明亮清澈的玻璃,就看到小伙伴早已在院子里欢快奔跑,朝大人喊过年好了!于是,再也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,赶快穿上新衣,走家串户去拜年,放鞭炮。孩时的记忆刻骨铭心,每每想起都是那么的清晰温馨,新鲜感永存。

过年是孩子最期盼最向往的日子,不仅有好吃的食物,漂亮的新衣服,喜爱的气球,棉花糖,还有充满喜庆的气氛,遍地洋溢的欢乐,四处崭新的美景。这一天,脾气再暴的大人也不会“难为”孩子,犯了点小错,父母也不会责备。看到的都是满脸笑容,听到的都是“甜言蜜语”,遇到的都是彬彬有礼。世界变得格外美好。

过年催生着新境界。走家串户拜年是过年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。走亲戚,看朋友,拜长辈,探病弱,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,此时尽显光耀。以前电话没普及到平民百姓家里时,走家串户拜

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从大年初一开始,一直延续到假期结束,大街小巷,“尘”是“陈”的谐音,扫尘意味着“除陈布新”,要把一切“疾病”“背运”“晦气”统统扫出门。“茅舍春回事事欢,屋尘收拾扫除残”。古人俗称大扫除为“打尘埃”。好一个“打”字,“打”过之后,迎来的必定是窗明几净、焕然一新的“新环境”“新生活”。

不管是例行公事,还是发自内心,也别在意是应景热闹,还是随波逐流,但凡登门都冲着吉庆而来。拜年虽只是一种礼节,却是人与人之间感情联络和增进的桥梁与契机。许多人珍惜看重的就是这一点。有意思的是,过年时人的度量都显得格外大,境界也特别高。平时有点摩擦矛盾,思想工作没少做,调和通融没少费口舌,但耳朵根子总是硬的,难以听得进去。过年就大不一样了,一副虔诚的笑脸,几句诚恳的话语,换来的是“一笑泯恩仇”。所以,平时与人有些小误会,小意见,小怨气,别怕也别担心,只要过年登门一声:拜年啰!或许立马冰释前嫌,烟消云散,化为乌有。

人心思善。传统的力量神奇而伟大。过年是道分界线,摒弃的是旧恩怨,迎来的是新结交。许多人明白这个基本而通俗的事理,所以显得格外“宽仁大度”“海纳百川”。

通信工具的发达,一段时间让人迷恋电话、短信拜年,后来又钟情微信、视频。这些先进科技固然是好,但感情的建立和延伸,是心灵的碰撞,是面对面的交流。所以这些年登门拜年又重新复苏,变得“时尚”起来。这不单纯是“怀旧”情结使然,更包含着人们对传统

外婆的年

胡容尔

流到正月,比往日丰盛许多。那些平时深藏不露的腌鱼、腌肉、腌蛋,大摇大摆地登堂入室;鲜肉、香肠、豆腐,也时不时地出来露个脸儿;就连潜伏已久的糖果、桃酥、核桃、瓜子,也开始现身溜达。让我疑心,其余的月份好像就是做做样子,用来虚度的,简直白过了。我天真地想,一年里,我只过腊月 and 正月就好了。

除了吃的,让我惦念的,还有我的新衣服。自然早已准备得一应俱全,外婆从不会忽略。除了母亲从远方寄来的上海产时髦童装,足以让小伙伴们惊得目瞪口呆,外婆亲手给我缝制的棉衣棉裤,内衣不内裤,里三层外三层,都会让他们羡慕不已。

外婆掌管春节,如同开启一个宝物匣子,里面涌出百宝光,让我目不暇接。这时的外婆看上去就像坐在莲花台上的菩萨,慈眉善目,仁爱慷慨,有求必应。

当然,外婆也有她自己的高兴事。最让她盼望的是腊月二十九。每年的这一天上午,约定俗成,村委会的一队人马,会敲锣打鼓,穿越街头巷尾,给军属家贴门对,送慰问信。

外婆一大早就起身,先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,再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,油亮圆润的木簪绾着的发髻,温柔地蜷缩在她的脑后。准备过年的新衣也提前穿上了。外婆端端正正地坐在堂屋里,仿佛在等待一个隆重的节日

年关乡愁

李丹崖

声就要敲响的时候,门吱呀一声开了,祖父驮着一身风雪,鼻孔里冒着热气,喜笑颜开地走进来,手里拎着各式花样的糖,散给我们,说,总算没有耽误吃上这顿年夜饭。我至今记得,大红蜡烛的映照下,祖父的脸膛红亮,回家的激动和释然溢于言表。

回家,是年永恒不变的主题。放假了,亲戚们聚在一起,在北京打工的小姑娘在向大家讲述她惊心动魄的返乡历程。绿皮车走到衡水突然停住了,因为大雪的原因整整停了八个小时,

眼看着车上的方便面都给吃完了,水也停了,列车长一个劲儿地道歉,出于安全因素,没办法再向前开,只能等雪停。实在没办法,小姑娘中生智,望见了另一列开往山东青岛的火车,然后补了一张票,去了青岛,然后中途又转了一列到商丘的高铁,才辗转回到亳州。小姑娘说,她这一趟返乡火车,平常只需要九个小时,这次用了二十八个小时,但是,她觉得很值得,终于和亲人们团聚了。

我也曾亲眼见过许多因无法回家

节日的新理解。毕竟那里面有一代代传承下来的“境界”与“豁达”。

过年让未来充满新动力。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人们习惯把过年作为起始点,来安排自己的生活、工作、学习。职场的人会说,过了年一定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,力争有新成绩;面临各种考试的学生们会说,年一过就“拼”起来,不达目的不罢休;在家的退休老人也会说,下一年要好好照顾自己,吃好,玩好,心情好。

国人喜欢把过年当成一年的起跑线。做计划,谈打算,定规划,设目标,都以过年为基准。好像就这个日子才能证明自己的决心下得对不对,做出的准备工作做得久,做得足,预约的人也会在腊月天提一块猪肉先行拜访。先生择一个大晴日,煮一壶好酒,喝个微醉,脸颊和脖子红红的,站在大梅树下,然后研墨,折纸书写。他做得很细致,墨拣好墨,以麝香金粉配制而成,溢出淡淡的古朴和清香。所写的对联有五字和七字的,四字和六字的也有,十几二十几字的长联极少,但也会有一家两家。这些书写的对联一排排晾在软软的阳光下,像院子里的一树梅花,红火又热烈。

无数人正是在这新旧交替中,变得更努力、更昂扬、更自信。未来虽然充满了未知数,但同时又充满了挑战和情趣,永远是崭新的。这是传统萌生的魅力,是最亮丽的年景。

仪式。一听到外面锣鼓喧天,外婆迅速从椅子上跃起到门外,将糖果和瓜子,分发给贴门对和围观的村人。有人挥动一白毛刷在门上刷上黏稠的浆糊,在旁人的热心指挥下比量好左右上下,将一对红灿灿的对联服贴地贴上;又有人把一张印着陆海空三军战士庄严敬礼的慰问信,恭敬地递到外婆手上。外婆在村里辈分高,威信高,大家都很敬重她。那一刻,阳光伏在新对联上,伏在外婆身上,那么明亮,那么神圣,那么美好。

外婆的三儿子,是她亲自送去参军的。我隐约觉得,作为军人的母亲,这一天,才是外婆精神层面上的过年。

过年,也是孩子们成长中的一个盛大庆典。迈过新年这道门槛就长了一岁,年龄的增减交替与更新,只在一夜之间。新年零点一过,我就迫不及待地张开小嘴,甜甜地向外公外婆拜年,一句简单的“过年好”犹如点金石,外公外婆便笑眯眯地将压岁钱塞到我手里。外婆一边看着我笑,一边抚着我的头说,好蓉儿,又长了一岁,更懂事了,外婆可是又老了一岁,白头发更多了。

外婆的笑容里,依稀透着些伤感。但当时年幼的我,并不理解,老了意味着什么。

长大后,逐渐明了:一个个的年,好比设置在人生沿途的一个个路标。它们追随时间的足音,通往一条命定的道路。它们既照亮年少者的前方,又削减年迈者四周的光亮。年少是出发点,年老是目的地。此长彼消,多么温情而冷酷的平衡哲学。

如今,外婆早已过世,但我知道她一直蛰居在我的体内。她的骨血与我的合而为一,鲜活在我的血脉中。我笑她也笑,我哭她也哭。每当过年时,我会桌上为外婆摆出一双筷子,然后小声地对她说,外婆,我们一起过年了。

而心酸流泪的。腊月二十九,在办公室值班,中午的时候,办公室一位家在湖南的小伙在玩头脑比拼游戏,玩着玩着,突然嚎啕大哭,他的举止吓了我一跳,忙问他怎么回事,孰料,他的回答让我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,他说,他玩到猜故事环节,上句是“洛阳城里见秋风”,手指木在那里,望着“欲作家书意万重”,却点不下去,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,我还从没见过一个男人哭得这么伤心。

在我看来,“年”这个字造的真的好讲究。上面的一撇一横,好似一座房子的屋檐,看到“年”字,就会想到遮风挡雨的家。

人是感性的物种,乡愁与生俱来,只不过是到了春节的时候,更加汹涌澎湃。而年似乎就是乡愁的冶炼厂,在这段时光,它最盛产,这段时光,人对它也最没有免疫力。

回家,回家。不能身动,心里也要出发……

提起春联,我的脑海就会浮现这样的场景:外面冰天雪地,屋内炭火旺旺。一张古拙的雕花八仙桌摆在堂屋中央,香炉袅袅地冒着清香,老先生净身洗手,心神怡然,摸一支狼毫在玉石砚台内饱满地浸把浓墨,刮刮大笔尖,一气呵成写下一副四字联:九州日丽;四化春新。

字可草书行书,亦可楷书隶书,其间亦可学曹全张迁张旭怀素,喜好追随个人的性格。老先生和蔼,喜写正楷,一点一横规矩矩矩,一撇一竖堂堂正正。写完后,如卸大任,放下手中之笔,围着对联左观右看,又兀自品头论足,甚至雅性一上来,抿口米酒,默念一遍,良久,脸上才露出满意、温暖、幸福的微笑。

写春联在我的故乡很常见,也很庄重。这个四围皆是高山的小山村,名叫命田湾,尽管夹峰对峙,地贫土瘦,但民风儒雅,爱好读书写字。所以村上的小学,没有哪个学生不会写毛笔字,没有哪个先生不会吟哦几副对联的。如此传统的先生,一到年关,便忙得焦头烂额,又兴高采烈。左邻右舍的人都紧紧缠住他们央求一副春联,沾沾他们的才气喜气,装扮那栋苍虬的吊脚楼。

写春联村里数谁的字好对联好,我不敢妄加评论。但往往有一两个老先生冒尖,写的自然也比别人多些。他们的准备工作做得久,做得足,预约的人也会在腊月天提一块猪肉先行拜访。先生择一个大晴日,煮一壶好酒,喝个微醉,脸颊和脖子红红的,站在大梅树下,然后研墨,折纸书写。他做得很细致,墨拣好墨,以麝香金粉配制而成,溢出淡淡的古朴和清香。所写的对联有五字和七字的,四字和六字的也有,十几二十几字的长联极少,但也会有一家两家。这些书写的对联一排排晾在软软的阳光下,像院子里的一树梅花,红火又热烈。

写好的春联自然有人来取,取回去的春联自然有人会贴。上下联的平仄一定要分好,否则闹了笑话,像个没读过书的人,让人难堪而尴尬。

贴春联一般在年三十下午,喻义辞旧迎新。也有的地方在年初一早上,喻义新年新气象。但不管怎么样,贴春联是两个人的事,一个人站在门框下,一个人搬条板凳站在上面,瞧好门框贴上下联的高度及对联条幅的宽窄。初定好位置,再涂一把熬好的白米糊糊,轻轻贴上红春联,喊下面张望的人:“高了没?低了吗?歪了吗?正了吗?”调节到最佳位置才肯罢休。

贴完春联贴福字。贴福字是贴春联的姊妹产品,不可缺少的。尤其是老一辈人家,过去的日子过得像苦胆儿,对福字的渴望更加强烈、迫切。老人家听到大门外的把春联贴完了,就会从堂屋的方桌上小心地捧出两张老先生写的大福字,喊道:“倒贴哩!福到福到哈!”

一般的人家贴到这里也算把过年贴春联的事干完了。可到精致的人家,则还要从门廊到堂屋都贴得红彤彤的,十分喜庆。过路的人从大门春联往里屋瞧,只见里里外外焕然一新,红彤彤的新鲜,红彤彤的春色,而人个个喜气洋洋,精神活泼、饱满。

送春联,也是别具味道的一件事。

送春联有个讲究,普通人家送通用春联,如:“千条杨柳迎春绿;万里江山迎日红。”这类春联写景写心情,太普通,自然赢得人家的红包包。送春联送多了送精了,则脑壳转得快,起眼眉毛动,见什么人就送什么样的春联,图个别人家高高兴兴。



四季平安(年画)

中国美术馆藏

大地